

# 冬的轮回

◎章铜胜

立冬日,北方下起了今年冬天的第一场雪,也许是一场巧合,也许另有深意。我不想探究其中蕴涵的原因,我看看别人镜头中,离我并不遥远的那场纷纷扬扬的初雪,心中有些迟疑,不知道他们眼中的雪和我看到有什么不一样,不知道他们在雪中会想些什么,当然也不知道雪会在什么时候南下,会在什么时候来到我所在的这座



小城。我无法知道,雪也不会知道,可能它们太贪玩了,也可能它们还没有做好南下的准备。可是,已经立冬了,即使它们现在不来南方,过一段时间,等它们在北方玩腻了,也是会来南方的。我不会责备在北方贪玩的初雪,我也不责备刚刚到来的冬天,毕竟对于这个冬天,大家都没有准备好。

立冬日,在风雨之中,气温已经降了许多,家里常年习惯于打开的窗户,被妻子悄悄地关上,但仍有风从窗缝间钻进来,带来冬天的问候和寒冷。雪还没有来,我坐在客厅里的沙发上,将身体陷入沙发最柔软的部位里,企图让布质的温暖将我拥抱。这种想法和做法,都会带来一些意想中的温暖。对付冬天的寒冷,我们有很多的经验 and 可行的方法。我沉浸在室内的假象中,茫然地看着窗外阴暗的天空和风雨中疯狂摇摆的树叶,世界仿佛陷入了一种癫狂。隔着双层玻璃窗,仍能听到外面风吹雨打的声音,好像心情也不能安静下来。如果此时窗外是飞舞的雪花,窗外便会是另一番景象吧,我的心情是不是也会像雪花一样,有一种轻盈的灵动呢?

望着窗外的风雨,我想象着一场雪,一场很久以前下过的雪,一场在这个冬天可能会下的雪。即使没有雪,

我又能说出什么呢,我能责备这个冬天吗,责备这个冬天里可能会下而没有下的那场雪吗?当然不能。对于一个不像冬天的冬天,或是一个没有下雪的冬天,又有什么好责备的呢。就像我们有时候也会缺席一些应该出席的聚会,我们不一定想去,可是一定会有一些人认为我们应该去,然而我们终究还是没有去,事后,也没有人来责备我们,甚至也没有多少人发现我们的缺席。冬天和冬天里那一场该来的雪也是一样,并没有多少人在意冬天是否寒冷,是否会发生一场雪。冬天是否寒冷和一场雪的有无,不应该成为我们责备它的理由。

山下的那几棵山茶茱萸的叶子早就枯了,可它的树上还挂着鲜红的果子,一串串地挂在树枝上。这段时间,我一直希望有人去摘那些山茶茱萸的果子,是可以入药的,有补益肝肾,收涩固脱的功效。我不知道是谁栽下的那些山茶茱萸,也不知道是谁在应该收获的季节,又将它遗忘了。可是冬天没有遗忘那几棵被人遗忘的山茱萸,一层霜染在山茱萸的枯叶上,也点染在那串串鲜红的果子上。有霜的清晨,那几棵山茶茱萸看上去更有野趣,白霜之下,其实也是有画意的,是霜为那几棵山茶茱萸涂抹的画意,也是染霜的山

茱萸在我们眼中的画意。冬天,有时候也会呈现给我们可爱的一面,这样的冬天,谁又忍心去责备它呢。

冬天,总是很寒冷,至少会让人们感觉到它的寒冷。寒冷的冬天,我们更容易感觉到某些温暖的东西。汪曾祺在《冬天》一文中说:“家人闲坐,灯火可亲”,是一种亲情的温暖。白居易在《问刘十九》一诗中道:“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则是一种友情的温暖。林洪《山家清供》中有“酥黄独”一则:“雪夜,芋正熟,有仇九甫:‘从简,载酒来扣门。’就供之,乃曰:‘煮芋有数法,独酥黄独世罕得之。’熟芋截片,研榘子、杏仁和酱,施面煎之,且白侈为甚妙。诗云:‘雪翻夜钵煎成玉,春化寒酥剪作金。’”这是冬夜食物的温暖。黄昏时,风雪大作,街巷之中独行,忽闻烤芋香,见街角一烤芋炉中正热气弥漫,急购一刚出炉的芋头,捧在手上,将滚烫的芋头在两手之间倒来倒去,暖手。待芋头稍凉,咬上一口,香糯绵甜,暖胃,又何惧风雪之寒。面对冬天的种种温暖,我们还该责备它吗?

辛波斯卡在《告别风景》一诗中说:“我并不责备冬天,它已再次出现。我不会责怪,因为,年复一年,它履行着职责。”冬天,又来了,它只是我们将要经历的又一个冬天,和我们以往所经历的冬天并没有什么不同,它也只是我们将要经历的冬天中的一个,它只是履行着一个冬天在四季轮回中的职责,它也是第一次来,我们为什么要找个理由去责备它呢。我不责备冬天,在今后的每一个冬天里。

# 桂花的魅力

◎赵柒斤

一阵馥郁雅逸的清香扑鼻,情不自禁想起唐代诗人李商隐的“昨夜西池凉露满,桂花吹断月中香”和宋代词人朱淑真的“弹压西风擅众芳,十分秋色为伊忙”。是啊,桂花就是时序的明信片,把金秋这个成熟的季节点缀得璀璨瑰美,增添着温馨浪漫与诗情画意。

小时候,邻居曹大伯家后院的一株老桂树,树皮苍老如铁,树干刚好一人合抱,硕大的树冠伸展开去,荫蔽着大半个院落。每至深秋,抬首仰望,那星星点点隐于叶中的金色蚁群小花和从树隙间飘散的香气,顿时让人置身于一个香喷喷的世界。曹大伯说,这棵是金桂,桂树中的极品,香味最醇浓。曹大伯呷一口茶继续“吹”,人们喜欢当庭栽桂,寄托着吉祥如意、兴旺发达的愿望,年轻男女谈情说爱,折桂相赠,表示爱慕日深、永结友好;桂花可赏可食可用,既可作食物香料、化妆香精,也能入药驱病强身,更重要的是,桂花还是原生态杀虫除草剂,《吕氏春秋》有“桂枝之下无杂木,盖桂味辛螫故也”的记载,宋代科学家沈括《梦溪笔谈》卷四“桂屑除草”条引用《杨文公谈苑》和《吕氏春秋》说法时,纠正“桂味辛螫故”说:“然桂之杀草木,自是其性,不为辛螫也。”沈括引用并深刻分析南朝宋雷敳撰写的我国史上最早的制药专著《雷公炮炙论》记载实例:“以桂为丁,以钉木中,其木即死。”一个桂木丁极其微小,未必能够蛀死大树,自然是它的特性与其他草木相克罢了……曹大伯俨然是桂花通。这是我最早接触的桂花常识,打那时起,桂花的美好形象便深深印刻心间。

其实,古往今来,桂花深受人们喜爱,赞美她的诗文歌赋车载斗量。桂花也叫木樨,我国栽培历史非常悠久。《山海经·西山经》提到了皋涂之山多桂木;屈原《九歌》有“援北斗兮酌桂浆,辛夷车兮结桂旗”之句;《吕氏春秋》盛赞:“物之美者,招摇之桂。”;东汉袁康等辑录的《越绝书》载有计倪答越王之话语:“桂实生桂,桐实生桐”……桂

花属观赏芳香植物,除金桂外,尚有银桂、月桂、丹桂、柴桂、四季桂等诸多品种,各显其色,且各地称呼也不相同。在民间,桂花还有“仙客”之雅称,其花语是崇高、贞洁、荣誉、友好和吉祥等的象征,“桂冠”成了“光荣称号”的代名词,“折桂”是“金榜题名”的象征。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堪称“桂粉”,他常以桂自喻:“独占小山幽,不容凡鸟宿。”宋之问誉桂花为“天香”:“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宋代诗人吕声之更是对桂花“独占鳌头开三季”推崇备至:“独占三秋压众芳,何须橘绿与橙黄。”……

偷一日半闲,上桂园问桂讯、沐桂雨,一路红黄相间,星星点点,灼灼如霞,灿灿若缎,秋阳的精灵正饱满地缀在枝头树间,以一个个完整的生命,毫无保留地向大自然传播着,将偌大世界薰得香喷喷、甜丝丝的。漫步湿地公园人行步道,一阵阵烈烈而醇厚的桂香袭来之时,顺香望去,一棵粗壮的桂树葱绿、长长的叶子英武茁壮,万波丛中,依稀露出或浅红或艳红的花朵。近前观察,只见叶子底下玲珑的花朵,几个几十个的簇拥成一堆堆一片片,密密层层挤着,贴在粗壮繁茂的枝丫,羞怯怯地展开纤纤花瓣,安宁地承受风抚雨沐。微风吹过,碧波翻卷,香浪滚滚,扎眼的丹桂以出水珠,一尘不染的晶莹,托着细细亮亮的水珠,悠悠展出生生丽质,有人说说不出的可亲可爱而不可磨灭的感动……

桂花不似无花果,敢于表现却不喧哗;也不像牡丹月季,善于惹人却不炫耀,桂花深知绿叶才能衬托蚂蚁小花的魅力,深知暗香才能阵阵叩动人的心窗,深知唯有以气质和风范出世才能长久的灿烂、恒远的辉煌。面对繁华的街道、摩天的高楼、忙碌的人群,一朵朵蚁群的桂花深知团结就是力量、就是气势,于是她们一个个精灵般聚抱一团,组成一个个严密的整体,织成一道道绚丽的风景,向世人诠释着一道通欲易懂的哲学命题:团结就是力量!

后来,是想把楼顶那块空地利用上,全种上花,造一个空中花园,不知不觉,花儿有了上百盆之多。连窗台都被花占满了,各种花都有,一年四季都有花开。

但是,花品种层出不穷,每一种都好看。总想着自己养一养试试,想养的花实在太多了。在网上看介绍,借鉴网友的经验,去朋友家蹭花枝,剪几根过来扦插,散步路过别人家的院子,看到好看的花,也要停下来,用手机扫一扫是什么品种,然后去花店买来自己种。种三五十盆嫌少了,百八十盆不算多,尝试着各种栽培方法,播种、扦插、压条,反复琢磨,不停尝试,不成功绝不罢休,家里的花自然而然越来越多。

花无穷尽,养花之路自然无穷无尽。心里总有一个养花梦,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看花,侍弄花,闲暇的时间都给了花,浇水,施肥,了解各种花的习性。闲暇的时间都给了花,看花开,观花落。

一人花“坑”深似海,从此只要提起花,就像提起初恋,心里总是酸酸甜甜的。为那些夭折的花,为那些还没养过的花,为那些没怎么照顾却活得生龙活虎的花,为那些好养花期又特长的花而感慨。

一人花“坑”深似海,从此后生活里除了买花还是买花,可以在其他方面抠一点,但买花绝对是大方的。一盆一盆地搬回家,就像不要钱似的。除了买花,买土,还要买营养液,有些是促花苞的,有些是促叶片的,每一种都不可少。

一人花“坑”深似海,想种的花儿太多太多,罗列一下,我想种两棵香水柠檬,不仅挂果好看,开的花也特别香,想种一株木香,听说那花只要一棵,就能让满屋子飘香,想种很多很多的月季,做成一面面花墙、花树,想种很多的绣球花,开满回家的小径,想种一些含笑花,那散着香蕉味的香气儿,真是让人神清气爽,还想种一株紫茉莉花,一树紫玉兰,一些蝴蝶兰,一些墨兰……一些花种过又死了,一些花还没尝试种,种花的路虽然漫长,但满是希望,满是喜悦;种花的路上虽然辛苦,但满心欢喜,满心期待。

# 温柔时光

◎耿艳菊

秋深以后,天气一点点走向寒凉,好在温柔的时光随意就可触摸到,并不觉得日子往荒寒处走得慌张和忧惧,心里甚至充满了对人世,还有对自然的敬重和感恩。

每天下班回家,出地铁站时天已黑了,风渐渐吹得猛烈了,那种凉意,虽不及冬天的寒意,却也是烈烈地包裹着,不由得会加快脚步。快走一阵,就会浑身暖起来。这时候,身心舒适,风吹在脸上,反觉得很透彻,再放慢脚步,看看远处亮起的一盏盏灯,晕黄的灯光从来没有像此时温柔可亲。

有时候,模模糊糊的灯光下,会碰见迎着寒风出来遛弯的邻人,彼此认出来,亲切地打个招呼,或者闲聊两句,说说天冷了,多穿点衣服之类的家常话,喜悦、轻松、温暖。一天的疲惫被这淡淡的人世温情轻轻拥抱了下,那些负面情绪突然就躲得远远的,只觉得每个人都充满了善意,只想好好热爱身边的这个世界。

昨天晚上刚走出地铁站时,我前面有一个女子,她的丈夫在等她。他一看见她,就赶紧走上前,递给她一件大衣,又从手提袋里拿出一条围巾,给她围上。他边围边说,晚上起风了,你一向最怕冷。她有点嗔怪他,不让你穿,你偏要来,你在冷风里不更冷吗?他笑嘻嘻的,这点算啥,我结实着呢。他还故意用坚实的臂膀揽起她瘦弱的肩。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说得热闹而温馨。我抬头看看夜幕,苍灰的天空上竟然有一弯月亮,那么温柔地凝视着我们。

我想到美好的爱情。很多人觉得爱情在现实面前是那么不堪一击,是华而不实的。不相信爱情就像不相信童话一样,才是一种成熟和睿智。我一直相信爱情,爱情的美好不是山盟海誓,海枯石烂,而是点点滴滴融化在平凡日子里的小温暖,让枯燥粗砺的生活变得像花朵一样明媚,月光一样温柔。

何止是爱情呢?这个世界的很多情感都是温暖人心的。

寒冷的晚上回到家,最想做的事就是赶快到温暖的被窝里静静地看会儿书。就在我吃过饭洗完澡时,孩子已在客厅的桌上摆上了瓜子、栗子、橘子、苹果,让我和他爸爸一起陪他共享亲子时光。“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这样的亲情时光多美好,亲情的那份柔软的美好驱散了寒冷。

我们人人其实都拥有丰富而敏感的内心,生活在人群中,我们都希望活得有情有义,活得热气腾腾。那么,我们在琐碎的时光里要慢慢修得一颗温柔心,这样我们才能换取那些流逝的时光,把它们一寸寸变得柔软有情。

# 老成一道隽永的风景

◎钱国宏

“一生中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成为一道持久的风景/绚丽着诗意的黄昏……”这是在我老伴的“珍珠婚”庆典仪式上,我即兴写给她的一首诗。

30年前,我和老伴经人介绍,牵手走进了婚姻的殿堂。岁月倥傯,人事更迭,很多记忆都随着时间的大潮漾远了,而有关她的三样东西却让我终生难忘——

一是她的手。老伴的手自从结婚后,便由细嫩、白皙变成了粗糙、褶皱——那是艰辛的日子留下的印痕。我和老伴都是普通的工薪阶层,家在农村,我俩的工资连赡养双方四位老人都“将打将”,所以日子过得拮据。穷则思变,蜜月尚未度完,她就和我扛着长镰到甸子上去割草,然后喂牛、养猪。同时,她还在家里养起了鸡鸭鹅。我们俩早上天蒙蒙亮就得起床来,割草、剁菜、剁菜、铡草、煮猪食……弄完这一切后,才匆匆忙忙忙上车子去上班。有时,连吃早饭的时间都没有,只好在上班途中啃“饽饽”。晚上下班回到家,再把早晨的所有“工序”重复做一遍,直到华灯初上了,才能上炕喝碗粥。日子虽然过得辛苦,可老伴从未说过一句抱怨的话。后来,我调到了报社,经常外出采访,有时赶上重大采访活动,几天几夜不能回家,一切家务包括双方四位老人的生活起居,都压在老伴的肩上……老伴的手便为那些车载斗量、数不清的繁忙日子,刻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

二是她的短信。我从报社调到电视台后,外出采访更是成了家常便饭,有时一连几周在外奔波。老伴在家十分牵挂我,不论我在尘土飞扬的黄土高原,还是在潮湿闷热的四川盆地,几乎天天都能收到她发给我的手机短信。她发来的短信没有一句漂亮话,更绝少诸如“爱你”“吻你”之类的时髦语言,总是寥寥数语,却是言简意赅,无所不包。如:“上火车要留心小偷”“尽量让台里年长的同志睡下铺”“兜里揣瓶水,山上买不到”“进人家采访进门要脱鞋,问话要讲礼貌”“要尊重少数民族风俗”等等。这些看似平淡的短信,让我时时感到有一股春天般的温暖在全方位地包裹着我,我就在这种既遥远又近切的牵挂和叮咛中愉快而高质量地完成了一项项采访任务,赢得了台里台外的一致好评。那年秋天,我在吉林长白山上拍枫叶。在万山红遍、层林尽染的诗一样的天地里,我收到了她从数千里之外发来的短信:“明天就是你的生日了,记得买几瓶啤酒,和同乐呵乐呵!”深秋的山风吹得人眼里干涩干涩的,可是当我把这条短信读给同事们听时,大家眼里却都涌起了浪潮……虽然我们身在异地他乡,却分明有一个个永恒不变、温暖如春的港湾在数千里之外翘首盼望我们早日归航!

三是她的脸。老伴的脸婚前写满了羞涩,婚后却写满了刚强。结婚后,家里先后经历了家属房失火、老父亲有腿骨折、岳母做心脏手术、生儿子难产等一系列变故和考验。可是,每一道坎她都硬撑着挺了过来。为了给老父亲凑齐医疗费用,她拖着四个月的身孕,在假期里到村外的山岗上和泥打坯卖钱,一个弱女子在炎炎烈日下,整整打了3000多块坯,当拉坯的马车赶上岗子时,老伴眼一黑,一头扎在蒿草丛中……每想起当年的往事,老父亲总是不住地唏嘘:“万里挑一的好儿媳啊!”岁月,剥去了老伴脸上的芳华和细嫩,但却给了她一张饱经风霜的脸——那是我看过的世上最美的脸啊!

前不久,刚刚退休的老伴因过度劳累而住进了医院。我坐在病床旁,端详着头发白多黑少、面色苍白的她,心里真是感慨万千:我和老伴没有过花前月下的海誓山盟,更没有过卿卿我我的相偎相依,我们就是这样平平淡淡地过了几十年,平平淡淡地打理着生命中的每一个晨昏。虽然聚少离多,但两颗心却从来没有分开过,更没有感到一时一刻的孤独、寒冷和寂寞!

老伴太累了,睡得那么香!望着她安详的睡姿,我真想大声告诉她:老伴啊,从明天开始,我要把你一生中欠你的所有浪漫连本带息地全部补上!——我们一起去看看汹涌澎湃的大海,一起去赏摇曳多姿的椰林,一起去住陕北的窑洞,一起去爬八达岭的长城,一起去尝天津的“狗不理”,一起去品北京的“烤鸭”……然后和你一起慢慢变老,直到优雅地老成人生旅途中一道意蕴隽永、永不凋谢的风景!

# 花草情怀

◎刘希



喜欢花的人,都酷爱种花。看自己种的花从小苗长大直至开放,就好像看到自家的孩子慢慢长大成人,那种欣喜与快乐的心情,是不能用语言来形容的。即便没有大院子,没有大露台,但窗台上,走廊里,哪怕是逼仄

的室内桌台,都想摆满花。喜欢的花品种又多,总是觉得没养够,不停地添置,结果便发现,这一人花“坑”便深似海,这条路没有尽头,并且自己还怡然自得。我最初种花是在十多年前,那时候,我有个不大的阳台。见阳台上空无一物,一点也没朝气,也不美观,我就想,种点花吧。那一刻,藏在骨髓里的爱花的情愫便跑了出来,不可遏止。我去花店淘了几盆花,放在阳台上,一下子,阳台就靓丽起来,每每看到那些青翠欲滴的叶子,看到那些娇嫩怒放的花儿,生活的一些不快,瞬间都被它们感化了似的。有人说,看见花就看见美好,我深以为然。自那时候起,我就开始了我的养花之路,最先的梦想,是想养一阳台就罢手,再

# 杜甫写秋

◎鲍安顺

杜甫写秋,佳句纷呈,让人叹为观止。我想,他为秋天而歌,也是为秋天而生,就像他是贫困老头,也是杰出诗人。许多人认为,杜甫悲秋,而刘禹锡则是喜秋诗人。其实完全谬误,在《去秋行》中,杜甫在落木与白骨之哀的诗情中,虽有“战场冤魂每夜哭”的悲恸,却表现出“空令野营猛士悲”的深刻拷问,悲情之中,表现出强烈的现实意义,也生发出不同寻常的智慧眼光,写悲却不沉于悲之中,这是杜甫的心灵高度,也是杜甫诗歌的高度。这一点,从杜甫写秋诗,高明奇绝之处,得到印证:“俯仰悲身世,溪风为飒然。”悲情中有飘然之象,失落中有超然情怀。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这是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的诗句。八月深秋,狂风怒号,风卷走了杜甫家屋上好几层茅草。茅草乱飞,飞过浣花溪,散落在对岸江边,还有悬挂在树梢上,落在水塘里……写得悲秋之情,悲凉至极,也哀婉至极。可是,杜甫不是绝望主义者,如果这样,他就不会成中国诗圣,最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让人崇拜千秋万代。在此诗里,他的叹息,唇焦口燥,煞是伤感,却生成了思想的力量,在深秋灰蒙蒙的气象中,竟然迸发出惊世感叹:“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那诗句,表现出他不为己困,渴望天下美好的崇高心灵。杜甫这首写秋诗,高明奇绝之处,在他的哀叹之后,生发至高的人性光辉,至美的人文境界。他的夙愿,是在现实生活中,有许多高耸不倒的房屋,供天下寒士安居,即使他的茅屋被秋风吹破,忍受寒冻而死,他也心甘情愿!

是呀,读杜甫写秋诗,总能感到,那诗意美好,表达奇妙,语境优美,悲中见喜。我读“寒蝉碧树秋”时,感觉晚秋宁静,清爽怡人,那寒蝉,却并不悲鸣。在他的“清秋燕子故飞飞”中,我看见秋的气象,是“万里风烟接素秋”的恬淡从容,让我在“远岸秋沙白”中,看见“连山晚照红”的秋意辉煌。我想,他的“天上秋期近”了,于是就有了“人间月影清”。可以这样说,随便捡拾杜甫写秋诗句,细细品读后,就能欣赏到杜甫写秋的非凡之处,他表达诗情时,功力深厚,秋天在他笔下,绵密深长,充满了诗情画意。在他的《秋述》中,可以看见当时的杜甫,卧病长安旅舍,悲境凄凉。他曾受到唐玄宗赏识时,有了许多势利朋友,与他拉关系,可是在他落魄时,却不再与他来往。杜甫诗中写到,在秋雨连绵里,在他贫病交加时,一位姓魏的朋友冒雨来访,让他感动地写出了《秋述》诗,其中的“旧雨来,今雨不来”,那意蕴深切,影响深远。后来,那“新雨”与“旧雨”,竟然延伸为新老朋友的代名词。可见,杜甫身处逆境时,心灵却是光明的,他看到的是美好,看重的是美好。

读杜甫《秋兴八首》,读后在内心,油然而生崇敬之情,感谢夔州那块诗歌圣地,它的雄奇山川,与老杜的心灵,默契弥合,才有了那些惊世华章。我从“听猿实下三声泪”的秋意悲凉里,看见“已叹峡前芦苇花”的美丽风光;回味那“鱼龙寂寞秋江冷”的寂寥秋意时,也感受到诗人“故国平居有所思”的心灵担当;我看见了杜甫“白头吟望苦低垂”的身世落魄,也看见了他“彩笔昔曾干气象”的心灵奔放。



(本版图片均来源于网络)